

# 人生是很多場加減數，偶爾出現 除乘

作者: 問題二筒

Powered by [紙言](#)

# 序

小小的辦公室內，簡約的裝潢與現代化的椅桌，襯托出這裡不單單是文字工作者的辦公室。

誰人也可以走進這裡，就像谷若晴糊裡糊塗的男友人李駱一樣。

他第一次踏進這辦公室時也很意外。

「員工不用打卡上班的嗎？」他心裡想。

但不是每個在這裡的人都覺得很自在。

「我此終覺得係度做野好似比個框框限住咁」她說。

「只是你得一想二，你去到哪裡都會覺得被限制住，要是你的心這樣想著。」他說教。

「你又講經，唔好以為係清華畢業就好威威。你同我都係一樣人工架咋。」她不滿。

是的，李駱從小跟若晴就很投契，直到上大學，一個留港，一個北上。

才分隔兩地沒怎麼聯絡，而他畢業後回港找工作，神推鬼掣的來到同一間辦公室上班。

而正好，這裡的位置是隨意選擇，他們就坐在傍邊。

「下班去咖啡廳喝個咖啡吧？」李駱作出邀請。

「飲咖啡我會訓唔著架喎。」若晴來一個婉拒。

「那我可以陪你聊到天亮呀。」她希望他這樣回答，因為小說都這樣寫。

「那你明天上班沒精神，工作出錯了我可不會幫你。哎呀，我不是不會幫你，我是不會，不能幫你。就是你的工作我....」

沒等他把話說完：「知喇知喇，我去我去，不喝咖啡，來一杯茶可以吧？」

待續.....

# 第一章：咖啡店

灣仔謝斐道的咖啡廳內，坐著放棄沒完沒了的工作提早下班的兩位。

店內只有他們，當然還有一些蒸餾咖啡擺設和兩個店員(或者是老闆吧)。

「你番黎之後點解唔學番講廣東話呀。」若晴問。

「說不好呀，國語都不能好好表達自己，說廣東話更沒人聽得懂了。」李駱看著餐牌懊惱起來。

而且，他不想和那些「港仔」一樣，明明沒自己的文化，習俗，語言或文字，還在那邊自命不凡，還自命不凡！

「起碼我會明既。我諗。」她說。

停頓片刻後，她再說：「其實呀，你應該很感謝我才對，不是我，跟本沒有人肯聽你那些無聊理論吧。」

她淺笑，有意無意的彰顯一下自己的重要性。

沒有理答的他揚手示意點餐。

「一杯摩卡咖啡。冰的。謝謝。」簡單而有禮的點餐。

「我要一杯玫瑰花茶。唔該。」她也真的不渴咖啡。

「我那些理論沒想過要誰理解的。」待店員(或者是老闆)走開後，他辯解。

「冇諗過想人理解你唔會講出黎既，講得出黎都係想人知姐。」她反駁。

「我仲記得你中學畢業旅行睇星果陣同我地講咩星體之間果啲時空旅行架。」

「是『異星系時空躍遷』，真實存在的！」

「『師依先絲史公約千』丫嘛」

「異·星·系·時·空·躍·遷。」他更正她的讀音。

「我真係記得架，扭曲光速然後跳去另一個平行時空丫嘛。」但她沒打算糾正讀音再說一次。

「Iced Mocaccino。」店員(或者是老闆)徐徐放下一杯咖啡。

「謝謝。」他接過後大大的呷了一口。

「嗯，很不錯的嘛。」表情比剛才放下了不少嚴肅。

「你唔等埋我就飲，咁冇禮貌既。」她捏了他手臂一下。

「哪有這樣的。啊，疼、疼、疼。」他服輸了。

待續.....

## 第二章：攤凍的縫紉機

「你知唔知咩係九降風呀？」她突然說。

「甚麼？」他愕然。

「我都唔知喎，腦入面突然塞入黎，可能係你影響掛」她若無其事。

她還捲著她那秀髮，那完全不是某某外星怪客或者不知名的神放進她腦袋的。

其實是上年她去台灣，還認識了一個人。

一個自認是台灣本土原住民的男孩，跟她一直有的沒的解釋著九降風的來源和影響等等。

足足一小時，但她只記得笑和想著如何不打斷他或者讓他延續這話題。

而那個男孩在她記憶中只留下「九降風」這三個字。

「我屋企有部縫紉機，即係車衫果啲呢，搵隻腳踩下踩下架。」她又突然說起別的事情。

其實他們以前經常有一答沒一答的聊天，身邊除了這個呆腦男，沒有誰能接她的話。

反之亦然，他那些似是而非的想法理論，也只她會肯傾聽。

或者這也是她喜歡和他待在一起的其中一個原因。

以前他可能會說：「踩下踩下，猜呀猜呀。」

「那又怎樣？想縫我一件衣服啊？」現在他勉強接話。

分開久了，他也變得成熟了，不懂沒營養的無厘頭話語了。

退一步，不是不懂，思維模式默默改變了也不是為奇。

「你幾時咁識撩女仔架？」即使這樣，她還是喜歡。

「我沒有撩女仔喇。」他慌張時的表情沒有改變。

「你有，你真的有。」她依然會哈哈大笑。

待續.....

### 第三章：街角的銅像

襯著還有一點時間，他們倆在咖啡廳用餐之後就一起散散步，走到現代化的喜帖街。

若晴：「係啲，你而家往係邊呀？」

駱：「就在天后那邊租了個單位。」

若晴：「喔，咁番工好近啲，你就好啦。」

駱：「你是一樣的住在馬鞍山呀？」

若晴：「係大圍呀！」

住在馬鞍山的是另一個他們中學時期的好友。

若晴：「往馬鞍山果個係天娜呀！有冇搞錯呀。」

想到他可能是混淆了二人，她有說不出的生氣。

駱：「不是喇，大圍不就是在馬鞍山嘛。」

若晴：「我都費事同你講呀！」

若晴：「咦，果個銅像平時好似冇架啲。」

就在看向那方向的時候，銅像下有一個身材中等，面貌清秀的男子向這邊揮手。

「谷若晴！」遠遠叫喊她的全名，還慢慢的跑過來。

駱：「碰到熟人了喔？」

若晴：「好像是。」

遠看是挺面善的，在他接近期間，她似乎知道是誰了，而且會這樣喊她全名的朋友沒幾個。

若晴：「哦！陸嘉豪！」

嘉豪：「喂！好耐冇見。咦？男朋友呀？」

駱：「哈哈，不是喇，我是她『中同』跟現在的同事。我叫李駱。」

在若晴想解釋之前，他先說話了，而且用廣東話說出「中同」（中學同學）。

嘉豪：「你好，我是她的炮友，我叫Matthew。」

待續.....

## 第四章：過海的士站

李駱：「炮友.....是約炮那一種嗎？」

嘉豪：「哈哈，係呀，係呀。」

晴：「你別聽他亂說呀！陸嘉豪，你適可而止呀下。」

晴看向李駱說：「別聽他亂說，他是我從小認識的朋友。叫陸嘉豪。」

嘉豪：「睇你驚到個樣，得閒再約飲野啦，唔阻你『拍拖』喇。」

李駱還沒反應過來，就看到他和她在淺笑嬉鬧中道別了。

沿路走到過海的士站，晴跟駱都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對於那個男孩的身份，以及和她的關係，他很在意。

「對了.....你跟他認識很久了呀？」

「是呀，以前還是鄰居，經常一起玩的。」她若無其事的回答。

若晴一臉笑容問道：「喔，你呷醋呀？」

駱：「當然不是，與我無關。」

晴：「有車了，明天見喇。」

駱：「明天見。」

「我真的是在吃醋嗎？」看著遠去的的士，李駱想著。

待續.....



## 第五章：新生活

生活模式不是說改變就能改變，怎樣都有適應期。

李駱從大學畢業後，一直很不適應來港的生活，和面對的人。

他們腳步很快，說話很急，喝的咖啡好苦卻一臉享受。

所以，他戒不了每次回家前，都在街上慢走，真的很慢的走，如果路人的速度是的士的話，他就是電車或者有時是單車了。

在電氣道來回走著走著，每天十五到三十分鐘。

在別人眼中，他每天就浪費了十五到三十分鐘，用比爾蓋茨賺錢的速度來算，大概就是二十五到三十萬美元。

每天，每天，都這樣走著。

今天有點不同，他的電話響起了，來電顯示熟人的名字：若晴。

「喂？」她不是還在公司在加班嗎？

「乜你今日咁早走得既，公司財務結算啎。」看來她在偷懶。

駱：「我又不是財政部的，準時下班是好員工的責任，你教我的。」

電話那頭：「唉，很想死去呀，星期五的晚上，看到朋友們都在飲酒，放閃，打電動，我卻一個人在造無謂的數。」

駱：「要不去吃個宵夜呀？」

晴：「現在嗎？你不是回家了？」

用吃的作為引誘對她最有用了。

駱：「還沒。」

聽到對面沒空回應。

駱：「先等你下班吧，人生，走到這步，不要放棄呀。」

其實工作不是很糟糕，只是她想聽聽鼓勵說話。

待續.....

## 第六章：普通城市男性

李駱剛入滿了八達通，繳了電話費後，再在惠康走了一逛。

餘額轉眼就少了一半。

右手提著幾盒牛奶，晚餐就幾包煎餃，早餐還沒打算，反正明天不用返工。

而且，晚點還約了去吃宵夜，不知弄到幾點，或者明天睡醒就到了午餐的時間，雖然這情況不怎發生在他身上。

可是，約了女生晚上吃宵夜也不是常發生的事。

會喝得醉醺醺嗎？會因為太緊張而出洋相嗎？她會因太叻而失約嗎？

小鹿亂撞的心，令李駱變得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一樣。

心裡的問題，多得比問題二筒還多。

對了，誰是問題二筒？

李駱搖搖頭，把一堆古怪的胡思亂想拋開。

升降機門打開，按下八樓的按鈕。

李駱住在一個小單位，鄰居都是年輕人，往隔壁的叫子朗，有時會拿著紅酒跟朋友一起暢飲，還會邀請他一起。

只是他為人悶蛋，一向都卻之不恭。

伴隨著煎餃的香氣，李駱打開了電視。

「恆生指收事報.....你點解要同佢.....讓你重新愛上.....」

選不到合適的台，求其先看著那個野人求生節目。

看著主持人在咬噬白蟲，忽覺煎餃比平時好吃。

看看鐘，差不多十二點了，電話此時就響起。

待續.....

## 第七章：書店外的對話框

「機登」，平板電腦顯示著，他有一個新訊息。

「全年業績首創.....」，又是一項沒意義的提示，李絡連手腕都不想扭轉。

翻著一頁頁的文件，重覆又重覆的審閱著，合格的蓋印，不合格，也是蓋印。

他有時會想，否有一兩份文件，就錯手被他批過了。

還算讓人中了個大獎。

他們開始交往了，大概是十多日之前的事吧。

但李駱覺得，好像比他整個大學生涯，所得的感受還要多似的。

「機登」，又是一個訊息提示，今次他沒打算理會。

同時，西裝胸口袋又傳來震動。

「我今晚要O T呀，陪唔到你食飯喇。（夾著個小豬的表情符號）」

是若晴，他們辦公的地方分開了，但還是每隔幾晚就會相約晚飯。

上次晚飯後之後還到了李駱家過一夜，畢竟都開始交往了。

看看手錶，七點半，外面也應該天黑了。

「沒關係，我也加點班吧，還可送你回家。」

本來他就想這麼過一個平淡的一個加班夜。

待續.....

## 第八章：疲倦的美味

在迫狹的車箱內，若晴疲累的身軀依坐在椅上，一個男人站在她面前，淺灰色的西褲隨著車廂在她面前搖蕩搖蕩。

讓她眼光不知應該往那放，只好低頭無意識無意義地捲動智能電話。

倦透的一夜，加班不止，還要同時面對客戶與老闆們的怨氣，連原本的晚餐約會也取消了。

「很想他喔，他放工了沒有呢？」她心想。

在現今訊息互通的年代，溝通可以很簡單，反而見面變得珍貴，即使短暫的晚餐或很微小的一個擁抱。

淺灰色西褲下車了，另一位年輕的上班一族男擠前來了。

「谷若晴！又撞到你既。」上班一族男聲線不高不低。

若晴抬頭，原來是陸嘉豪。

「哈囉。哈哈。」這角度看著他，有點令她坐立不安，若晴不斷撥弄頭頂的劉海。

「係囉，又會撞到你既。哈哈。」不止角度，心情上，其實她也沒很想與人對答。

正盤算著要在下一站就下車，或者他也感覺到鬱悶的氣氛，隨即找起話題。

「係呢，上次果隻兵升左做將軍未呀。」

「咩將軍呀，我男朋友黎架。」

「哦，可惡，竟然冇比我哩個炮友嚇親。」

這樣一說起，若晴記及當時的玩笑，情緒翻轉了一下。

「你仲好講，上次人地聽唔明，搞到我浪費幾多口水。」

列車到了下一站，雖說心不想，但出於基本禮貌若晴同時也站也來。

「我落車喇，下次見丫。」

本來談下去，心情好像會好起來一點，但決定了就不要給自己多想的空間。

「吓，你唔係未到咩？」有點錯愕。

「我醒起有野未買呀，哈哈」忽然衝衝忙忙的下了車。

列車高速駛走，月台上的人們都心急的歸家，像慢了半秒也對不起自己雙腿似的。

只有慢步月台的若晴，顯得她與地球運轉的速度非常不協調。

反正只差一個站，學學他多用十五分鐘走回家的習慣吧。

待續.....

## 第九章：一尾蘇眉

駱加班後，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了，還沒問問他女友的狀況。

其實在心理上，還未真的感受得到自己原來真的有個女朋友。

相信在戀愛初期的情侶經常都會有這一種感覺。

感覺還很是良好的，多了一個正好也喜歡自己的異性，而且還在互相有點了解的基礎下發展過來。

若晴：「我在學學你，用十五分鐘走回家，哈哈。」

在笑話她的男朋友。

其實在若晴心中，反而是不習慣生活由一個人變成兩個人。

「習慣是得奇怪的，專家說過，重覆做一件事超過二十一天就會成為習慣。」她想起他說過的。

二十一天早早就過去了，若晴都一直很花心思在相處模式上。

在朋友的基礎下發展成的情侶，往往就是身邊少了一個朋友，平時有意無意掩飾下的缺點，漸漸不自覺地顯露出來。

還時不時糾結在雙方究竟需否掩飾。

駱怪笑了一下：「真係冇你符，下班沒目的才會多花些時間走走，現在不就有了，你家裡那棵蘭花不是要每天餵水嗎？」

若晴心裡覺得：「我才不會管那蘭花的死活。」

若晴：「要不是你逛花市時讚它漂亮，我哪會養它。」

在心思細密方面，駱是拍馬屁都追不上晴的，特別注意對方喜惡的晴，往往最能揪出駱的各式各樣喜癖。

---

若晴：「我最接近死亡那一次，都只是貨卡車在我面前經過，而沒碰到吧。」

捧著酒杯的她說起往事。

若晴在一個月後，正式搬進了駱的家裡，

嘉豪：「你真係痴痴地線，點解個腦會記住呢啲野架。」

今天晚上是個小小的暖屋子派對，請了他們少有的共同朋友嘉豪。

子朗：「呀嫂子你的思想也真的幾奇特。」

愛熱鬧的鄰居當然也不會放過這個派對。

駱：「是呀，特別在渴多了的情況下，所以你們別讓她多喝了。」

男主人翁在廚房裡叫喊著。

子朗：「我都識一個女仔，佢應該係你既『s o u l m a t e』。」

嘉豪：「蘇眉？哩條唔係錦鯉黎架咩？」

他指著魚缸內那尾聽聞沒有記憶彩色的魚。

若晴：「係英文呀，S · O · U · L · 蘇.....」

她也是開始微醉了，走到廚房輕吻了今晚的大廚一下後，就走到窗台吹著風。

子朗呷一口啤酒：「真係好似架，佢又係經常不在狀態咁架。」

嘉豪坐在客廳呆呆凝視窗台的這個女孩，一時出神了。

在女孩回頭，視線差點對上的瞬間。

子朗：「喂，橫掂啲野食都未得，開佢部P S 4玩下啦。」

嘉豪經這一叫回了神應道：「好呀喂，我前排買左個新序號都未用，今日用埋佢先。」

這下子，換若晴呆望屋內的三個大男孩出神了。

待續.....

## 第十章：陳味濫觴

「哇，你咁樣係出術啎。喂喂喂.....」子朗抱怨著。

「哈哈，咪咁啦，我仲有兩隻角色未用呀。」嘉豪也同樣的抱怨著。

「唛唛唛，我有大技喇！」作為一家之主的駱使出了絕招。

呼呼、噔噔、嘖嘖！

看在一堆火花畫面，聽著環迴的刀劍聲音。

若晴繼續默默的在後面看著這三個大不透的男孩。

「嗚哇.....好痛呀.....」子朗掩著胸口裝扮被刺中的樣子。

「你.....你.....作弊.....」連臨終前的遺言也一拼裝模作樣的演下去。

成功搏得若晴一笑，笑他的「ON9」。

「好野，玩曬，爆炸。」嘉豪則以機械式不帶情緒的聲調，對不公的比賽表示憎惡感。

「課金狗！」兩位敗者異口同聲的語。

「唔係課金架，自己練番黎架！」駱澄清絕無額外購入絕招，但止不住的笑著。

「你個樣笑到咁奸，換人，重賽呀！」子朗不服輸。

「係喇，呀嫂孖落場玩啦。」子朗甚至要向若晴埋手，看來真的想取下勝利。

「她可是很強的呀，我每次都輸給她的.....」駱抱頭。

「唔係掛，你打機架咩？」嘉豪有點驚訝。

在印象之中，她是一個連線上遊戲還是單人遊戲都不懂分的女孩。

「喔，可以呀，我一個打你地三個丫。」自信滿滿的她，連回答都省下，決定用實力證明一下，她的技術。

「慘了，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喔。」駱開始認真注視電視屏幕了。

「輸左果個要洗碗。」她還開出規則。

侍續.....



## 第十一章：靈魂的重量

「二十一克。」若晴說。

「靈魂的重量，二十一克，也是一片薄荷葉的重量。」若晴續說。

「這是夢呀，你知道嗎？」坐在對面的男人平平白白說。

這時若晴才發現周圍好像真的有層層迷霧似的。

對，就似鏡頭佈了霞氣，眼鏡鏡片在冷氣房走了到室外。

「難怪感覺似曾相識了。」若晴卻不太見怪，也沒即時問對方的身份。

「如果遠處個花樽同埋你身後幅畫唔係咁凸屹的話，應該係個好夢。」她微笑。

「劊子手不會關心刑場周圍的目光，只要知道何時下手就好。」

「我也不會關心你的夢美好不美好，反正你在就可以了。」對面的男人說著。

「怎麼這樣聽起來有點窩心，也有點似是在哄我呢。」她索性伏在枱上，眼睛向上望去，用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夢。

在霧霞中，這男人不面熟，但她確實知道他與她的關係，是了，是個可靠的人。

「那，我甚麼時候會醒來？」她不期望有答案，只想找個可以聊一下的話題。

「不知道，這個也不包括在劊子手的職責之內。」男人他有趣地說了謊。

「呵，你講大話啊。」若晴閉上眼，吸了一口這邊的空氣。

待續.....

## 第十二章：翌日

「好野，唔洗洗碗。」若晴放下遊戲機控制器。

戰果是一敗塗地，就似開了外掛的，就似面對終機大魔王，而勇者只有初心等級的強弱懸殊。

「不會吧。」朗差點汗也流出來了。

「我就跟你們說了。來一起洗碗喇。哈哈.....」駱苦笑了幾聲。

若晴故意作弄式的捏了駱一下「願賭服輸呀。」

最驚訝的應該是嘉豪了。

「乜你打機架咩？」他問。

「學下咪識囉，好易姐。」若晴沾沾自喜。

「她呀，輸了一次給我之後，整天就在家練習把所有角色都打一遍。」駱自己一個洗起碗來。

子朗和嘉豪也準備加入。

「不用喇，傻的嗎？你們也算客人，坐下繼續玩吧。把啤酒都喝光才好走。」駱是個好客的人。

「本小姐心情好，就等佢一個洗曬啦。我地飲！」若晴這半個女主人也是好客的。

「咁今晚就不醉無歸啦！」子朗這個酒鬼當然不會客氣。

「我聽日仲要番工，就唔飲咁多喇，不過.....」嘉豪有點不服氣吧。

「同你『私片』，賭酒！」他向若晴下戰書。

「片咪片，驚你聽日番唔到工咋。」若晴叉腰挺胸。

「『私片』？是甚麼意思呀？」洗碗工駱不解。

「就是嫂子要跟他單對單的意思。好呀好呀，我想睇。」子朗呷一口啤酒。

「即係佢要輸到以後唔敢再打機。」若晴加大了口氣。

「那你可真的要再認真一點了。」駱轉身對著嘉豪說。

待續.....

## 第十三章：午後閒聊

如果有圖片有背景聲的話，就會是那種蟬鳴著，風扇嘸嘸作響的那種聲效了。

若晴拿著執拾屋企時，找到的舊照片。

在鄉郊和前男友四年前暑假外遊時拍的。

幸好這天駱不在，省下了一堆口舌功夫。

「是沒好好清理掉吧，明明都差不多忘了是那個夏天。」

轉手就掉進垃圾袋裡面。

沒甚麼值得懷念的，連回頭看的時間都不用。

在假日裡執拾這間小房子，已經是若晴的興趣之一了。

由於生活開支的負擔，通常假日駱都會再多做一份工，而若晴就負責家裡的打點。

就說他骨子裡是個傳統的大男人主意呀，只是外表和平時刻意沒表現出來。

鈴，鈴，鈴鈴。

電話響起，顯示屏寫著「陸嘉豪」，怎麼他最近好像很得閒。

「喂？乜事？」不客氣的按下免提模式。

「喂，喺唔喺屋企呀？」聲音廣播出來。

「喺又點，唔喺又點？」繼續不客氣的口吻。

「冇呀，我比人放飛機，有三個鐘唔知做乜，打算搵你攝下時間咁啫。」其實，他手上還拿著兩張電影門票。

「哇，攝時間你都講得出，好野呀，陸嘉豪。」在幫花瓶換水的若晴輕笑了。

「點啫，最多請你食個 t e a ，睇套戲喇，最近呢.....」他打算直入正題。

「得得得，你等我搞埋啲家頭世務再應你，係咁先。」就像確認了接到推銷電話一樣，沒給傳銷員多說一句的機會。

「嘟.....嘟.....」電話被中斷了。

「洗唔洗咁快收線呀。」嘉豪有點說不出的輕微難受感。

怎麼，最近，好像都比平常多接觸了他似的。若晴在想。

有專家說過（通常都是比星座書還不可信的那些專家）在戀愛初期會不自覺散發吸引異性的化學物質。

可能因此，自己是比平時吸引吧。

「不管了，先跟他說說吧。」他們倆有個好習慣，就是事無大小，都會跟對方說此有的沒的。

「嘉豪約我去看戲。」簡單直接的幾個字，隔著螢幕傳送到另一個螢幕。

鈴，鈴，鈴鈴。

電話又再響起，這次是顯示著「李駱」，他也太緊張了吧。

「喂喂，乜事乜事。」同樣按下免提模式。

「你要去看戲喔？是哪齣呢？」他同樣是用著免提的。

「先生，首先我未話會去睇，同埋我都唔知邊齣喎。要唔要我問下。」她，有點沾沾自喜了。

「怎麼嘛，我以為是他要跟你約會喇。」知道了，若晴有點挑起他醋意的心思。

「是呀，我要去約會喇。」若晴也真的是這麼想。

「那.....晚飯一起吃吧。」李駱提出。

「喔，好呀，三個人嘛？」若晴哭笑不得。

「你看他有空沒有吧。」李駱其實也在忙。

「嘟.....嘟.....」這次換來另一邊的掛掉了。

這玩笑，是開得大了點嗎？

侍續.....

## 第十四章：戲曲深度

猜不到，女人的心思。

不知道是氣憤還是對電影的興趣，若晴終也應約了。

「只是簡單的看個戲吧。」用力揚開微濕的上衣，在晾著最後一件上衣的她想著。

「抵受唔住免費戲飛既吸引呢？」嘉豪搖動手中的戲票。

「係咁岩做曬家務啫。」若晴伸著懶腰，在人來人往的街上吸了一口不新鮮的空氣。

嘉豪對於成功約到她也有一點沾沾自喜的，雖則她是個別人的女友，但這不都是個可以向損友們炫耀的事嗎？

電影開始放映了，他們之間沒太多對話，與電影內容中的角色一樣，其實若晴是沒太在意這齣是甚麼戲。

不過，看戲的她通常都不太喜歡做事前功課，例如看預告或影評等等，她喜歡直接跟劇作家對話。

大銀幕的光影打向兩人，爆谷漸漸減少。

由於是平日的關係，戲院內的觀眾都不多。

在不知覺間，電影就到了尾聲，男女主角終於也有一些有份量的對白。

而若晴也只不過臉頰感到微熱的程度。

嘉豪卻好像有流淚了吧？

「因乜解究會咁架，明明佢就唔洗死。個逃生艙坐兩個人咪得囉！」嘉豪有點氣憤。

「咁，係設定黎架嘛。」若晴啜著汽水。

他們在討論剛看完的爛戲，就是外國荷里活級數，卻用著同樣公式合成出的典型商業作品。

「喂，如果係要比錢，你會唔會啖回水呀？」嘉豪問。

「都唔會既，人地假假地都係荷里活大製作啫。」若晴繼續啜著汽水。

「哇，咁你都算係幾好人啫。咁你會評幾分呢，如果你係『荷里活』評審。」嘉豪認真凝視著若晴，樣子有點嚇人。

「評分呀.....欸.....」若晴也一臉認真的想。

「丫！係啲！我約左駱食飯呀！下次再傾。」若晴快步走離開了人群。

待續.....

## 第十五章：層層阻隔

「你知道嘛，其實我不太喜歡吃蝦的。」在西餐廳內，若晴看似是故意找碴。

「喔，那給我吧。」駱二話不說的，把大蝦叉走。

又切了一小件的牛扒，放到她的餐盤上。

「我唔係要呢啲呀.....」她，連餐具都放下了。

駱，愣住了。

最近他經常的動作，就是愣住。

對著失驚方神，對一切都非常不滿的若晴愣住。

「這，不是你剛剛點的嘛？」他還以為是晚餐的問題。

「唉，我不是說這些呀.....」她，重新拿起餐具了。

怎麼，怎麼他不問起去看戲的事情，若晴心想著。

其實，對於戀愛經驗，他們倆都是不多的，這種「激將法」都是在劇集中學過來的。

所以呀，戀愛劇甚麼的都害慘了不少情侶。

是語言上的不通嘛？總覺得，他永遠就不懂自己的意思，永遠就往最差的方向回答。

「今晚，我自己回家好了。」她，決定散心一下，雖然仍未想到去哪裡。

明明，都是來遲了，明明，都已經表現得非常不在意這段關係似的，怎麼，他一點都不覺得？

本應，是相同份算的付出呀.....

在她的戀愛角度想。

「不是晚飯後就一起回去嘛？」他真的，還未明白。

「我是說，自己回自己的家好了。」她，其實都未明白。

這次，換駱放下了餐具。

待續.....

## 第十六章：庭中花園

幾個思前想後的多餘是必要的。

畢竟是想要分開呀。

若晴其實很少會這麼認真的對待一個問題。

通常，她都會以不了了之的態度處理。

「船到橋頭自然直呀。」這是她的口頭禪。

也沒想到，她會如此簡單就撐不下去。

或者是開始得太過倉促？

或者只是自己一時意氣？

不清楚，就算再花幾多個晚上，若晴也猜不透自己在想甚麼。

因為她的感覺這次跟本來得毫無因由。

李駱很好，一切都很好，也照顧得她。

這天晚上，有星。

不多，但在香港這個鬧市內，能看到星是稀奇的事了。

這個花園，她和他都常常會來，是她家樓下的公眾地方。

有點想這時候，他會出現在身邊。

「可，是自己跑走的呢……」她心想。

又或者，跟許多的感情一樣。

是第三者的作怪。

「但嘉豪真的不是那個料子呀。」她也心想。

雖然，她也沒那個雙依一輩子的想法。

可是，真的這樣就好嗎？



看來，這個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了。

待續.....

## 第十七章：網黑

一 【公投】應否在這時跳下去？

「叮鈴」，連同危坐在天台的照片，發佈了帖子的若晴。

第三次嘗試想去輕生了。

這次是危坐在天台上。

「如果，超過一千人贊成的話，就真的跳下去。」她心想，同時帖子的內文也同樣寫著。

等著等著，別說一千個贊成，帖子的總點擊率都不足二百。

「這次又不成了嗎？」若晴等到有點睏倦。

高處吹來的風讓人有些寒意。

在天台的景色感覺都不錯。

都不會讓人萌生想死的念頭。

但，若晴還是想嘗試。

自離開他後，漸漸覺得生活不太有趣，不太值得期待。

營營役役的工作，讓她再次「想死」了。

可惜仍然是不行，一直未成功。

「倒不如睡一睡好了。明天再死吧。」她想，也同時回應她的帖子。

而且，其實也沒太多留言者。

風還是冷冷的吹著。

這次算是最糟糕的一次「想死」了，失敗的原因是沒人關注。

會否訂得太大了呢？

雖然這次是確定死不成了，卻有點留戀這個天台。

逗留久了，就會有種莫明感情吧。

待續.....

## 第十八章：藝壇名字

駱：「開始要認真工作喇。」

在工作室中，一直發呆了一個早上的駱。

是的，有點接受不到。

那個感受。

整理得太凌亂。

辦公室內也都就是一片混亂。

亂得這裡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那樣，壞的壞，破的破。

雜物放滿一地。

不說以為曾經爆炸了，或者有賊人進來過的樣子吧。

思緒也同樣，或者比周圍更亂。

那句認真工作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若晴在昨天離開了。

不是，沒有離開人世，只是離開了他身邊。

又好像不是昨天的事，對了，過多久了？

離開的原因是，解釋不到的陌生感。

她對他，覺得陌生了。

而他，記憶就像一直跳播的連續劇一樣，組織不到連貫的畫面。

然而，還在跳播，沒有回放鍵，也沒有暫停鍵。

待續.....

## 第十九章：在德輔道中的碰撞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有時很近。

就如在德輔道中來回走走，就覺得很近。

但，心的距離，很遠，遠得，有點覺得他們不是人類。

說著人類的語言，混雜著叮叮，汽車的聲音。

各行各業，各式各樣的人。

刷過了，「對不起」留下這樣的一句。

他又回想起走過的這條街，他倆的回憶，不好笑的笑話，無聊的對答。

那時候的她問他：「返到黎未呀？咁耐架。」

那時候他回答：「答緊飛機返黎喇。」

那時候的她回應：「乜飛機用得電話架咩？」

他傻傻的笑起來，又突然變得失落。

---

最近，她發覺了生活原來沒太大變化。

只是用電話的時間少了，外出吃晚飯少了，到戲院的次數也少了。

平常就沒兩樣。

沒甚麼可以慶祝，沒甚麼可以期待。

自殺的念頭減少了，到天台的次數卻多了。

養成了一個人看星的習慣，又，一時時想起那個會說甚麼「異星系」芸芸的一個人。

只是偶爾想起的程度，她覺得一個人，不差，剛好。

待續.....

## 第二十章：墨西哥餅

又是如此，沉悶的辦公空氣。

老闆下的一個小指令，就連帶著大量的工作。

大公司的工作流程，就是每走一圈，就可以放工了，完全沒有思考的餘地，也沒有多餘的喘息空間。

白紙黑字下的，就是你向它賣出的人生。

「感覺白活了二十多年呀。」他感嘆。

突然，這天的辦公桌上，多了一份墨西哥餅。

「是給你的。」一把極低沉，在會計部的一個女同事拿過來的一份食物。

「是街上開了間新的外賣餐廳，我們公司這個部門的每個同事，只要入職超過五年就有一份。」同樣的一把低沉聲音。

看，又是條件下的必然產生物。

「喔，謝謝。」

「不用。」

少有的與其他部門的同事接觸，或許會是個新開始。

「想多了。」李駱搖搖頭。

又再沉淪於各式各樣看似需要腦袋的幼稚工作。

肚餓，是最佳的調味料。

不知不覺的過了午餐時間。

「咕……」李駱肚皮發出提示。

吃掉吧，還不用自己走來走去，反正都沒想到要吃甚麼。

空洞的胃，吃下空洞的食物。

沒有突如其來的美味，正常，普通的一個墨西哥餅。

待續……

## 第二十一章：吃不到的後悔藥

「要下兩了。」若晴又是坐在那個天台。

「聽說，如果一套電影下雨了的話，是導演在哭喔。」若晴自說自話的語氣，沒在意過在旁坐著的駱，也沒有要避雨的念頭。

每次，其實若晴很想把心裡的某些話說出口的時候，看著身邊的這個人，總覺得，就是怎樣都不會把這種心情說得明白。

「我，有點，一直有點不開心的。」她還是嘗試說了。

「怎麼了，是來那個了嗎？」他也如常嘗試關心。

但，不是這樣的，就知道他不明白。

或者，她太勉強別人了，她自己都不明白這種不開心的心情，怎麼要人理解呢？

「不是呀，就是奇怪，怎麼我還活著.....這樣的活著.....」她，很猶豫，也再次嘗試面對那份不安不適感。

她，很危險，這可是個天台。

或者就是這種不知道怎麼不開心的感覺，令她更加痛苦吧。

明明就活得很正常，還算有點幸福了，有個疼自己的男友，穩定的工作，舒適的居住環境，但，竟然仍有不開心的情緒。

「我想過自殺。」谷若晴說。

「為什麼呢？」李駱問。

這次，他回答得有點不一樣。

可能是她微微有點迷糊了。

「我不知道『生』，是為了什麼。」她回答。

「那為什麼最後沒有。」他又問。

「因為死了我更加不知道。」她笑了。

「所以你找到『生』的原因了？」他再問。

「還沒有。」她看向微藍的天空。

「你聽過這樣的說法嗎？人生是有後悔藥的。」

「怎麼？」

「就是吃下去，就可以在某時間點重來一次。」

「而我們呀，都是吃過了後悔藥的人喔。」

「沒聽過。」若晴仍然看著微藍的天空。

是的，好像真的快要下雨了。

下雨，是自然現象呀。

待續.....

## 第二十二章：多少

「沒完沒了呀！」若晴不斷埋怨，埋怨著堆積如山的工作。

「工作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呀……」若晴其實也一直都沒明白這件事。

她一伸懶腰，枱面上多放了一杯熱咖啡。

一看，是李駱過來了。

「怎麼一回事呀？」李駱問。

離開這間公司也有一段日子的他，深深明白每天都看似做著無謂而又要緊的事情是怎麼的一種矛盾心情。

例如明明要用八小時才完成的事，卻非要一小時完成不可，明明一小時可以簡單做好的，卻要拖到八小時後才可搞掂。

聞著咖啡的氣味，若晴本來生他的氣也下。

「點解你會返黎既？」這時間段內，辦公室內是沒有人的。

李駱從後的抱著若晴。

明明一個深情的時刻，不知怎的，若晴就是感覺不到甜蜜，不知道是何時開始了。

這令她有點內疚，是感情變淡了嗎？

「看你都沒覆短訊，也就上來看看咯。」李駱回答。

「謝謝你的咖啡。」其實，她不太想喝咖啡，反而如果是個水果會比較好。

又回想起了，不期然的。

跳播的連續劇般。

是集數搞錯了嗎？

結局是在那呢？

「太想念一個人的話，會變得忘了自己呀……」在天台的她，曾經講過這些。

有的沒的回想起，那些有的沒的。

他，都習慣了，又一次的習慣了。



習慣由一種習慣，變成習慣少了一種習慣。

待續.....

## 第二十三章：水乳交融

「啪滋、啪滋、啪滋、啪滋。」

性愛，他和她瘋狂的性行為。

交合，一直不斷的交換著愛液。

無限量的要求對方.....

他知道的，總有一刻會醒的。

重來太多次了。

但他還是如些強烈的渴求著留下。

這是一次吵架後，差點要分手的一次。

他忘不了的一次交合。

沒有適合的溫度，雙方的汗液都分不清是誰的。

連呼吸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播放著的是百無聊賴的連續劇，不是舒情的背景音樂。

李駱就是忘不了，她吵些甚麼也都忘了。

放縱的一次，也是唯一可回想的一次。

「醒來吧。」是自己的聲音。

沒有了溫存的味道，只有過了夜，沒氣的啤酒。

收起了沒放合照的桌面。

待續.....

## 第二十四章：世界沒有後悔藥

「所以說，你有後悔過嗎？到現時為止。」他問。

袍窩內仍一片溫存。

「那是一定後悔的呀。」她答。

他呆住了，不懂反應。

「講笑咋。」她又笑了，又次這樣的笑了。

「人生已經太短了，還要花時間後悔嘛？」她開始玩弄著頭髮。

他陷入了這些片段式的鎖碎連續劇跳播。

今天是正式計算的第六十八天了。

集中力完全喪失呀.....

狀態完全就是開了個瀏覽器，又把它關上。

無謂卻又用上了時間。

填不滿的空洞，又覺得飽滿了回憶。

原來關係是如此玄妙的嗎？

怎麼一路以來都不察覺，就算察覺到，又可以做些甚麼？

有人說過，這矛盾心情就像是抓一隻麻雀。

抓太緊會捏死牠，抓太鬆的話又會讓牠飛走。

可現在的狀況，是抓不到吧。

或者，他本身就不是抓麻雀的人。

待續.....

## 第二十五章：沉默的代價

究竟在不知不覺間，被拿走了的是些甚麼？

李駱不知道，李駱自覺是跟魔鬼作了交易。

可惜現實中本來就沒有魔鬼吧.....

卻又解釋不了，這幾星期的記憶去那裡了。

一定是出錯的，肯定問題在自己身上的。

是抽走了某個檔案嗎？

還是讀漏了、寫漏了、查漏了某頁的日記？

新購入的喇叭與唱機不相容？

一向細心，頭腦緊密的他，最近仍然用不好腦袋。

經過多次翻閱新資料後仍一無所獲。

時間是良藥，無奈的是身體出現抗藥性了。

沒準說傷口一定會痊癒的，或者總會留下一點一劃的疤的痕。

空白的紙張填畫了不會令紙張失去曾經是白紙的事實。

可也回不去白紙的狀態。

珍貴嗎？

李駱不懂回答，也不知道是要回答誰。

把枱頭的燈熄掉，躺在梳化上小睡片刻好了，他心想。

待續.....

## 第二十六章：發出的薪水

又是無謂的一天過去了，每日就是想著如何去活的更好。

其實，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無謂地活著。

在這千千萬萬年間，如像李駱常掛在口邊的：「相對於宇宙任何一個星體，我們連螻蛄的體積都不如呀。」

所以，就是越活下去，就越覺得沒意思。

自己所期望的世界不會發生，仍越走越遠。

反而，只是成為別人的棋子，為別人所想的世界出一分力，收回半分回報。

這世界，究竟在那裡出錯了.....

雖然，從來都沒有人說過，出多少力就有多少回報這回事。

不，愛因斯坦說過的，但那只適用於外國吧。

「這帳目.....」

從來沒正式讀過經濟的他，當然地對薪金這遊戲一直連個概念都沒有，據同學說，是連個鳥概念都沒有。

只可以肯肯定的信任著一直運作（卻不常穩定）的銀行體系。

久債也好，盈利也好，交給該擁有的人好了。

聽說這是叫利他主義的一種思想吧。

他卻不認同的，只是，在默默成為一個不認同的體系中的一顆齒輪。

沒辦法？

有的，但，這是選擇吧，玩樂主義的他們開心就好，望著同一片星空的他在想。

待續.....

## 第二十七章：追追趕趕

把青春販賣，是李駱對工作的別稱。

以這個學歷的他，其實一直都有意進修，而且身邊亦不少競爭作為他的動力。

可是世界並不這樣友善的。

這裡的每個人都只懂向前，被時間推著，被人流擠著，被引力牽著，只可以向前。

回頭望的時間，沒有，別浪費。

停下來整理思緒的時間，沒有，別浪費。

最近也因不斷下降的睡眠質素，連下班後十五分鐘的步行回家時間也開始被奪去。

他認識了新的朋友，在隔壁的酒友為解解這個失戀的大男孩，多帶了新朋友來。

只是對事件沒太大幫助，但心意仍然是收到的。

這個年紀的他，沒有太多可以飾演頹喪痴情男的本錢。

=====

若晴這邊，仍然常上到天台去。

那個網上公投發文出現小貓三幾個的回應，竟然開始了網友間的聞聊。

工作自然是辭掉了，果然，同事間不應談戀愛。

看似纏人的嘉豪突然與若晴一個中學同學宣佈開始了新的戀情，還比若晴分手的消息快一步。

是的，那個天娜，世界真是細，或者是，他們讓世界變得細小。

跳播連續劇沒有發生在女主角身上，卻有連續劇導演朋友找上了她。

順道就開展了演藝的生涯。

這年紀的她，遇上了奇異的轉捩點。

半年的時間過去，未來就這樣被無名的去向帶動著。

待續.....

## 第二十八章：流水的位置

流水，這驕情的字詞。

要是讀下去，連冷震都來不及打。

要有多大的勇氣呀.....

下放來的文章，跳過了若晴，李駱是最後的把關者了。

「真的可以吧？」他自問。

一直有自覺，而且也被動的被認為少一筋一筋的他，總是會出錯漏。

卻無故考上清華，仍不自覺是個沒頭腦但被照顧著的嫩芽。

若晴也是看到這點上，不忍心他把光陰浪費。

「他的那些星系故事，說不定是真的呢。」這次，她心想。

文字間的黑與白，是人類最自以為是的一部份吧。

躲藏在裡面，卻了無生氣。

數字也是，面對著一個又一個的毫無意義的。

原來一直以嚟，書上讀到的，大多都是騙人。

現今社會跟本就跟學校那一套有著極具大的分別。

後知後覺的意識到以上的事，已經是後知後覺的時間了。

生存還是可以的，想要有自己的想法，別混到公司之中就好。

李駱這流水，是不可再幹下去的了。

跳播的連續劇，就關掉吧，反正結局都看過。

他如是想著，身體卻自然的工作。

「怎辦？這感覺跟本就是成了個機械人呀.....」

—全卷完—

## 後記

「估唔到，係你教佢咁講野。有咩居心呀？」若晴看向她。

怎麼執著都好，最後發覺，自己喜歡親近的，還是女性呀.....

「我見佢想學一招半式溝下女丫嘛。」那個她伏在柚木桌子。

「要不是你，他一定不懂找到這裡來。」若晴斷定。

「我只是讓你的故事得以延續呀。」她還一臉自詡。

「喂，有在聽嘛？」她仍然伏著沒看向若晴。

「那我可是要好好的感激流涕一下了。」

又回到這間簡陋的工作室。

擺設，裝潢都沒變，就似是在等待誰的回來似的。

始終是個開放的地方呀，人們都自出自入。

「遴選的方法，要做得更加好了。」她看著一份名單。

若晴的公司倒閉了。

是個良好的顧主，老闆娘就在她身旁。

「就好似啲人話生女養唔熟咁，啲度始終係要執。」

而，若晴是新的店主了。

「係你自己要走咋喎，怪得邊個呀。」若晴掃摸著她的頭。

「喵。」老闆娘叫了一聲。

「好好睡一覺吧，又一個老掉牙的故事要開始了。」

=====